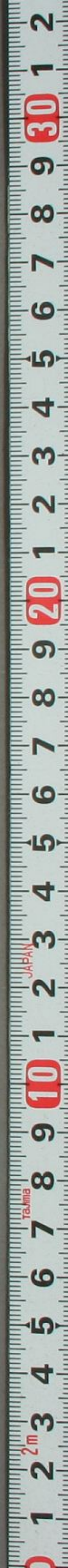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四十六
五十

ル 5
1174
1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田事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級傳澤洪錄

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命兵部尚書楊方興治河

淮安府志按

方興字淳然
鑲白旗人

是年夏黃河自復故道秋溫縣河北塌三十里時村

落盡沒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流通口次年隨塞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劉通口決水北徙午溝至徐一

帶河流涸竭

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以黃河疏通決口工成河督楊方興豫撫吳景道加級賞賚有差

河南通志

是年九月十六日河溢餘流自單入豐注太行堤深丈餘

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蘭陽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水薄城堤下

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河決封丘朱源寨築荊隆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霖霖黃河溢八月九月雨大水秋禾皆沒

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築祥符單家寨堤封丘李七寨

堤又築陳橋堤鄭家莊隄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河決封丘大王廟口衝毀封丘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大為漕渠梗河督楊方興豫撫亢得時親駐決口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乃於丁家寨鑿渠引河殺其勢祥符時和驛築隄又築常家寨隄商北王家壩堤考城王家道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邳州雲南道御史楊世學疏陳治河事宜疏略云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

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准之下流也
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
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定鼎之
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道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
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衙蠹據為已有遂久假不歸此
海口所由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
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樂復開
此海口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
流不疏則勢不急水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
則決於開封矣中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謀及海口
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竈場俱被

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閘自有
海口以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曰水所經
行之處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
則無泛溢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
一曰沿海多寇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啓閉必
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
海**口****可****斷****也****凡****此****皆****鹽****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耳****伏****乞**

勅下河漕重臣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
盡行開濬其漕塹開口開閘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
而上至於河身別其淺隘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

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
淮南通志

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江南通志

是年河口潰決城垣傾圮士民房屋什器淪於洪波
邳州志

者十居六七幸三日後水盡退
睢寧縣志

是年河決自鯉魚山南下逼武官營口遷塌民田三
睢寧縣志

十餘里衝斷遙月等堤一十八道
睢寧縣志

是年河決祥符之朱源寨全河北徙浚支河以分之
越五載始復舊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武陟沁水決浸及修武 是年
築祥符黑垆回龍廟李七寨等堤原武趙家莊堤蘭

陽板廠堤月堤考城芝麻莊堤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築陽武慕家樓隄商止夏家
樓隄虞城土樓隄考城王家道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趨陽武縣西南潭口寺勢與堤平畚鍤逾兩
月始息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築祥符守公寨堤回龍廟月
隄陳橋堤蘭陽板廠堤陽武潭口寺堤包家廠隄及

築封丘中灤城隄決口始告成又築考城王家道口
堤武陟沁河傳村隄
河南通志

是年大王廟決口塞 按大王廟逼近荆隆口自荆
隆口決後下流之河身已經淤澱及大土廟又決下

流益淤且自七年至十二年歷五載餘河身日就澱

高祇因彼時河身尚深數丈是以雖有淤沙將河底
逐漸澱高而人不知其害也然其後下流之易決實
由於此云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築祥符蘭陽陽武商北虞城
隄壩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

淮安府志
時朱之錫為

總河之錫字孟九義
烏人順治丙戌進士

是年築祥符槐疙疸堤清河集堤魁星樓堤陳留孟
家埠遙堤又月隄蘭陽劉家樓堤儀封三家莊隄陽
武隄封丘大王廟樓堤滎澤南岸堤商北王家壩堤

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十九日

上諭吏部總河事務重大必得其人方能勝任吏部右
侍郎朱之錫氣度端醇才品勤敏著陞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寫敕與他特諭
二十一日奏辭二十四日奉

旨卿以才品特簡河督著即遵

旨任事不必遜辭 八月十七日奏請

陛見疏略云臣惟河道修濬在於冬月水涸之時料理
預備刻不容緩近閱邸報見舊河臣楊方興特叅黃
河南岸修防失守官員一疏內稱槐疙疸小長堤一
處漲溢漫沒孟家埠口一處頂衝崩潰臣責任攸關

每一念及不遑寧處雖舊河臣楊方興見在河干而臣既膺委任何敢稽留且臣筮仕以來備員

禁近日侍

天顏今赴任出京去

天漸遠犬馬之誠不勝戀戀伏祈

皇上敕定日期允臣

陛見恭謝

天恩臣既得親承

訓誨服膺勿忘刻期起程星馳趨任亦可以免遲悞之

答奉

旨著於二十四日陛見九月初九日又奉

旨召赴景山 恩賜

御衣於十月初二日到任

朱之錫河防疏略

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於隄南築縷月堤五百丈復築堤一千二百丈陸續埤盡水衝遙隄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南面遂免衝決浚儀封縣三家莊河長一千丈以殺北來水勢而黃渡河涸爲田

月遊四海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總河朱之錫疏報丁艱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卿以才望特簡著即在任守制不必回籍 三月二十二日上泣陳守制疏奉

行元金鑑卷四十一
六
旨河務重大知卿才堪總理前已有旨慰留著遵行不
必再有陳請 九月初十日上諭請終制疏奉

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仍遵前旨勉留視事不必再行
陳請 河防疏略

是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隨即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築祥符黑垌堤常家寨堤儀封三家莊隄封止

楊家樓堤大王廟堤虞城歡垌寺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慕家樓築河堤賴以無患

目遊四海記

是年九月河溢大水 蕭縣志

是年冬十月大雷雨河淮交漲流沒治南北田舍甚

衆 清河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
奏兩河利害疏略云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
土壤既鬆羣流奔匯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
猶從北入海其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徵
徭者載在史冊難以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
歲編銀有額設戒必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
間被大害興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
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荆
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
以三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貲河之悍激湍流未

易以人力勝蓋其性然也我

朝因明之舊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滎澤以至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正宋任伯雨所謂寬立堤防約攔水勢者治河要策無以出此竟以工鉅帑詘議寢運河自通惠至清口止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今司農告匱民力彫敝無論舉贏未易即斤斤歲修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夜焦思實有不能一

刻即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急修工程俟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夫役一曰酌議准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工一曰特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盡銀兩一曰慎重河工職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曰申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

睿鑒 一特議建設柳園疏略云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罔功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

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貲况伏秋河勢陡
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
即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
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
餘於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
廣卒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
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瓠子之歌有云河伯許
兮薪不屬似可見栽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瑣細而
其實乃治河者之第一義也查前河臣楊方興題請
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
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徧臣
等亦未能徧履長堤爲虛爲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爲
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
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
安置徭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旣便責成而道廳等官
可以親詣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
之後徧地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以少節
民力亦可以少甦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
爲少但一工用柳多至數萬旣非市販之物又重以
轉運之難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
印官責成里甲均採均運奉

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售如有包攬指索扣刻準折等弊司道等官力行揭報到臣以憑叅究毋徇毋縱河道民生兼濟之策無以易此 又嚴剔河工弊端疏略云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刑名有刑名之弊河工大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懲而斷不能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悞河如語所云因噎廢食也臣履任以來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到法式非宜一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曰器具有方船活閘刮板岸斗鐵鏟鐵鑊布攪竹筐鐵杓杏葉杓

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潦草不堪適用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廠夫堡夫溜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鋪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奸豪包佔一弊也賣富僉貧一弊也賄鬻私逃一弊也一曰物料有椿木柳梢磚石草柴蘆葦灰鐵糯米桐油等項交修指索一弊也扣減價值一弊也折乾肥私一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四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除屢經禁飭外臣以為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據實報臣以憑題叅

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行推諉如隱諱不報別有發覺即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間考語如有大相悖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衙蠹地棍者一如訪蠹之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叅輕者究治一歲之內全無察報注以劣考庶奸弊可除而河工克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樽節撫恤之一道也 一慎重河工職守疏畧云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道府廳印官耳而印官又未必能一意辦河則司廳尤其要也是必預選而後綢繆可以無悞蓋因材器使用人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

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爲無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事後議懲悔已晚矣故非預選不可然人之才略可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難期預選固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逆爲過計改轍貽悞惟有白簡從之預選之法有二一曰薦用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敕書內開稱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指實薦舉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年十一月內題爲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縣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

行水金鑑卷四十一
十一
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

旨俞允似應題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曰儲材凡河官懸缺吏部陞補之日準於臣歲終題薦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恃似應題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成蓋不學能知賢哲所難而況治河之事水性之變遷不常修防之方略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施行機變之來呼吸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諳習不可然人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則幸其去諳習亦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代爲

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諳習之法有二一曰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滿爲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興爲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事內稱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爲滿惟通惠一差一年代更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籌畫人夫更難整齊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不知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傳舍視之誰肯爲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不堅錢糧益費亦

有可慮合無準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運道河帑不無裨益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一曰交代河防職掌刻難乏人員缺代署不惟利害不切即驟然經營省解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臣潘季馴河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管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事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

事宜備造清冊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叅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又申明河官專責疏略云天下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理斷臆決文移辦治獨河道一事非足到眼到則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鮮不有錯施而悞事者查先臣潘季馴修築淮工調委附近司道八員分管且申飭各官總有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此可見經理河事非身親不可而况乎分內職業又何暇舍已而耘人也况運河當旱涸之際黃流在暴漲之時一二河官遠者所轄不下千里州縣佐貳汛內河道亦

不下百里刻刻往來尚不免顧此失彼若更有他營
豈能無悞案查前河臣楊方興題

請申飭河官不許別委已經奉有

俞旨但事久易弛上司差遣必係急事河官自恐取罪
勢又不敢強辭甚至有寧悞本職而龜勉從事者河
漕關係甚重誠不得不逆為過計仰請

天語特賜申飭若河官奉委即自行具報到臣庶萬一
因之貽悞責有所歸河官不報即坐以營求差委之
罪又照按臣考察事關大典豈容苟免但恐值河道
多故時郡城相去河干道路必遠若河干不在竟以
修防付之老人夫役臨流頓足何濟於事合無容令

該轄同事道府代為申明俟河事稍定準赴補考庶
責成專而河防得以有恃矣 各疏工部議覆具題
俱奉

旨依議

十疏俱切中時
宜今止錄其四

十一月初四日上哀懇歸葬疏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準暫假數月扶櫬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著遣官暫署

河防疏略

是年築祥符陳家寨隄貫台堤儀封蘇家樓堤虞城

羅家口堤考城王家道壩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河決陳州郭家埠築祥符班

家埠堤魁星樓堤儀封楊家堂堤封止新龍口堤商

止蘇家樓堤考城王家道壩

河南通志 是年楊茂勲任總河苗
澄署理總河事並見山東全河備

考十二月初三日朱之錫
假滿回任見河防疏略

是年堵塞槐疙疸又河決虞城之羅家口本年隨即
堵塞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五日總河朱之錫題
估計考城王家道口歲修工程錢糧一疏部議題覆
奉

旨河道設立總督原宜總覈屬官稽察工程俾無冒濫
今王家道口一工估銀一萬一千二百餘兩較十七年
歲修估銀太多朱之錫未經詳覈止憑縣冊輒爾草率
具題豈是委任總督之意大不合理仍著朱之錫親赴
本工勘驗另行確估具奏 十月初十日總河朱之錫

題看得河患惟河南為甚而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多較之他省猶費區畫此臺臣余縉所以據其前任
封止閱歷於塞決大工者見之敷奏而有河防六款
之議也臣轉行司道屢加詳議據查得疏鑿之政宜
講一款河溜所衝無堅不克雖重隄累埽而坍塌蟄
陷補救不遑故莫善於挑引河一着但形勢不同引
河有可挑不可挑之異水性難定挑引河又有得成
不得成之異是又在司河者相機設防期不致於潰
決成害耳採青之弊宜禁一款歲修柳料均派均運
原不專事採青已經臣於夫柳為河工大弊等事敬
陳河工管見等事疏內詳議具題部覆奉有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俞旨。在案。但歲修之功。可以先期估派。陸續催交。至於河勢驟變。搶塞決工。事機之來。爭在呼吸。若俱俟一分派。運到而後舉事。則險者必潰。已潰者必致不易收拾。連年如塞雷家集決口。槐疙疸決口。皆於境內亟採曠地。隄路柳枝。不動錢糧。幸而告塞。已事昭然。似又不便膠執一端。坐成貽悞。唯是嚴禁河夫。殘毀園圃。果木及借端索詐。有犯重究。不致擾民可也。濱河之居民宜卹。一欸查兩岸堡夫率皆取之傍河居民。既已效力河干。何堪復充別役。所有本身門夫雜差。似應量與豁免。以示體卹。至于劈柴一項。嚴禁已久。併堡夫應辦課程。俱經前撫臣賈漢復於瀝陳

堡夫之劇累等事疏內查明具題部覆奉

旨。在案。相應仍照部咨通飭遵行者也。遠郡之夫役宜免一欸。河夫苦役。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惡勞者。但塞決大工。尚不免調及各省。每年歲修。夫數雖少。遠地既曰宜卹。近者又曰河患原關。通省不宜偏累。近地之民。前按臣李及秀條陳疏內。固已曾言之矣。況臣前覆按臣李粹然。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河南一省。原係分別遠近。照地出夫。其在五百里外者。仍議間年始一調用。未嘗不曲示寬卹。至云免僉。河夫派以供兵喂馬等役。則差徭各有分隸。遠近未必相當。彼此紛紜。似屬不便。現今按臣劉源濬復有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免夫解銀之議容臣會同撫臣另議具題以聽部覆可也隄柳之護視宜勤一欵河防之法全資柳料若樹藝不繁即使錢糧不乏人力衆多亦終於束手無策耳查部覆前河臣楊方興遵

諭敬陳河道錢糧一疏內開河干一帶有栽柳三萬株及二萬一萬株者分別叙錄有栽柳不及三千株并全不栽者分別叅處總河臣題報臣部具覆請敕吏部查照勸懲奉有

俞旨臣前者特議建設柳園一疏濱河州縣各置柳園數處栽植柳株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亦准部覆奉

旨
旨在案但作何叙錄未有定議廳印各官合無定例有能自置柳園栽至二萬株以上者許將柳園地名栽過柳株呈報該道務於秋冬之時驗明成活確數具結報臣准與具題紀錄其動支官價置買柳園者務至三萬株方准紀錄如有怠於栽植及柳株枯損不行補栽者指名題叅分別議處庶勸懲明而鼓勵爭先修防有賴是亦節帑甦民之一大端也場廠之舊制宜復一欵建廠貯料仍設廠書以資登記設廠夫以資看守原係舊例特緣工食除荒裁革已久今議廠書即於河官書手內選充廠夫即于河夫正身內殷實守法者選充工食不必別議而責成既切稽覈

自是倍嚴矣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是年築祥符王盧集隄中牟遙隄儀封楊家堂隄考城王家道壩

河南通志

卷第四十六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七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六月開封黃練口河決祥符中牟陽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盡被淹沒七月淇縣沁水溢灌入御河浸沒民田甚衆是年築祥符狼城岡堤馬家店堤陽武姜家莊隄原武趙家莊堤修商丘高家莊堤虞城侍賓寺隄

河南通志

是年五月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口十一月歸漕

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又決武陟之大村中牟之

黃練集俱本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孟家灣口

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築祥符單家寨遙堤青谷堆幫堤瓦子坡隄又與中陽二縣會築隄岸又築陳留梁家寨堤蘭陽常家樓堤王家樓堤原武趙家莊隄

河南

通志

是年河決武官營口

睢寧縣志

是年十一月初二日總河朱之錫題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疏云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而民生安危亦於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略異致節序之流轉相催即使明敏之官亦必得身親歷練然後當機應變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河臣潘季馴有管河分司三年一換猶恐不能觀成請以六年九年

爲滿而科臣尹瑾復以管河司道等官遇三六年考滿加銜照舊管事準與破格超遷之議此皆昔日慎重其事以爲不若此誠不足以專責成而期實效載在河防刻書之中歷歷可考也即我

朝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四年四月內亦具有

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等事一疏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內復具有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差議將管河分司亦改爲一年更替之例敢不欽遵成命第河工關係既重水性變遷爭在呼吸又與他事不同若一年一換初則生手未諳茫然無措及至稍

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悞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兩河重計或將兼管鈔務所差滿官一年一
換其管河分司漢官仍遵前

旨三年一換差內暫停遷轉俟其回部考覈之後準與
敘陞既於

新例無礙而

國計民生可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所裨河政非淺鮮也
奉

旨該部議奏部議題覆奉

旨這河差滿漢官俱著三年更換

河防疏略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杞縣河決築祥符黑垆月堤陳

留貫台堤蘭陽銅瓦廂堤儀封蔡家樓堤虞城羅家

口縷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朱官營口

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四月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

廬舍田禾多被淹沒

築封丘大王廟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安東茆良口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總河朱之錫卒

故事節鉞重臣皆由

廷推而公出自

特簡實異數云公於丁酉孟冬受事凡爲修守綢繆計
者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
及諸弊端中間興革損益皆商確至當一一條上幾

數十疏俱覆議報可於是河政煥然改觀庚子季冬復任彈力盡職益勤於初經營河上什一在署什九在外兼以雨暘勿若非早憂淺即潦憂衝每當各工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值盛暑介馬暴烈日中隆冬嚴寒觸冒霜雪誠所謂勞不乘暑不蓋駸駸有古大臣風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公亦坐是日憊欲乞身者屢矣會事格不果乙巳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閘間風露浩浩夜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顛顛入春後閱視大挑奔馳東臨邳宿間積勞日甚因繕疏請告未拜發而公遽薨是時經紀後事家無餘財其歷年

所節河帑甚裕公在日不欲以餘羨邀功至是督撫會疏陳公勤事狀具言歲修額銀爲

朝廷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即此一端可以槩其官守公之治河也戊戌冬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已亥春駐山陽蘇甯五大險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隄民修之制各保廬聚條議中州夫役悉照十五年以前熟地分別遠近漸次調用人服其公清釐曠盡銀兩達部充餉辛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集夫挑浚疏

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

決幾成大患賴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瘠凡五閱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槐疙疸黃練集俱著有成效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沛州路當子午挽舟之夫動以萬計偃臥於道者不可勝數公具緯夫苦累一疏備陳其不堪者六曲有調劑者四

上嘉其奏下部議覆民困少甦會歲稔山左中州淮南道殣相望公設法倡賑全活者衆姦民朱明量誣胡守法不逞事株連數百家公親讞款伏良善獲安其他慈祥惠養固未易更僕數先是公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公季馴後會

世廟升遐遂罷詩文書稿隨手散軼今僅存疏稿數十

卷未錄

李之芳撰宮保尚書梅麓朱公墓誌銘節略

是年築祥符魁星樓堤黑垆口堤封止于家店月堤

儀封石家樓月堤

河南通志 時盧崇峻爲總河崇峻字山斗廣寧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築祥符黑垆堤中牟黃練集堤

陽武穆家樓堤儀封石家樓縷堤

河南通志 時楊茂勳再任總河

是年河決桃源之烟墩次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縣西北長堤決石將軍廟

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七月彰德府屬大雨河水湧漲

平地水深五尺官民房倒塌無算 是年築祥符一

覽臺堤聶家寨堤黑垆堤魁星樓堤陽武趙家寨月

堤蘭陽谷家營堤儀封石家樓堤小宋集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塞之復決次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屋宇蕩然無餘

邳州志

是年四月河決衝沒西北居民田廬數十里三汭以
下水不沒骭涉者褰裳而行漕艘不渡 六月從土
神廟決入治儀門內水深三尺自明天啓元年水決
入治於今五十年再見 決三義壩衝沒治後田廬
數十里邑治幾廢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築祥符瓦子坡堤魁星樓堤陳
留梁家寨堤中牟原墩寺隄蘭陽梁家埠堤谷家營

堤

河南通志 時羅多
為總河多滿州人

是年河決三汭口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築祥符李七寨堤守公寨隄中
牟小潭溪堤原武廟王口堤趙家莊堤封止大王廟
堤河內仁孝寺堤武陟木欒店堤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河決曹縣之牛市屯次年修築完固河歸
故道

山東通志

縣遭河決者五年是年五月再入治王家營二堡盧
家渡文華寺皆先後而決邑內百里皆水其大堤決
時衆見大火如毬旋轉堤上火燄蓬勃少頃雨雹疾
擊人畜號聲震野是日之夜永興集亦大風雨火光
灼然著人如熱 是年河水大漲三決隄流離載道

總河羅多自桃源界起東至龍王廟皆因舊址加築
高一丈面二丈廣闊六丈長三千三百三十四丈計
程十八里半及入臘河水水溢剗截村居廬舍及林
木無數

清河縣志

是年決單縣之譙樓寺漂沒民舍

目遊四海記

是年三月工科李宗孔又題河患萬分危急修塞刻
不容緩方查覆估工之次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
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
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當是時高
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
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

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
之隄值西風鼓浪堤奔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
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
郭室廬矣十五載中堤決者八而堤東下河自明隆
慶間黃流入墊射陽其他如淶陽平望諸湖淺狹不
能受水水驟至輒漫無所歸各河港疏濬不時淤塞
日甚而范公堤下諸閘久廢入海港口盡塞雖經大
臣會閱嚴飭開壩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費不貲兼為
傍海奸竈所格竟不果行

康熙七年戶刑二部會同河督漕撫親
行踏看覆奏白駒場四閘當開石撻天

妃口由新洋港入海之
處當挑挖未見奉行

田舍沈水底者動閱歲時比及宿水方消而新歲之

橫流又已踵至矣 自九年後黃運等河并歸仁堤
翟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賦濬塞黃河以外分爲
三大工分司道官總管餘各以佐貳督工於是年九
月開工始皆總河羅多所請也 揚州府志

是年秋河溢大水 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築祥符黑垌隄陳橋隄中牟小
潭溪隄儀封石家樓堤鄭州王家樓堤商止蔚家閣
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武陟各築沁河堤 河南通志

是年二月羅多調別任總督河道改用王光裕于是

光裕復勘議兩河情形移建季太壩 前潘總河建四壩以洩黃水之過漲者一季太

一徐升一三義一崔八月題報安東茆良諸決口就塞然黃河

鎮七年題明重修

故道愈淤正東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亘二十餘里
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悉
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漕船不能進口乃
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
舟由周家閘行刑科彭之鳳疏言其害 揚州府志 按光裕字中立遼東人

是年茆良決口塞先是山安一帶之小決口甚多而
茆良口爲大茆良決於康熙四年歷今七載而始塞
故下流海口流緩沙停而淤澱日久云 是年河決
桃源之陳家樓即塞之又決七里溝十二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六月河又決五堡堤八月決桃源七里溝 清河縣志

是年三月十八日河溢八月河又大溢高下淪沒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虞城黃河水溢 築祥符黑

垌堤白石垌堤陳留赫家寨堤中牟辛莊縷隄陽武

潭口寺隄封止大王廟堤儀封石家樓隄蔡家樓隄

商止蘇家林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大馬口堤武陟

大原村堤河南通志

是年水決塘池舊城居民鳥棲堤上兩夜啼號聲聞

數里

邳州志

是年七八月黃河四溢兩河口隄決山西坡大水各

處村屋倒塌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陳留赫

家寨堤中牟陽武會築堤陽武又築王家店堤封止

築大王廟隄儀封築蔡家樓堤商止築禹王廟前堤

虞城築劉家莊隄考城築史家樓等處堤河南通志

是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又自新河郭

家口北決堤內外皆水田無立苗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築祥符貫台堤陽武張家莊

堤儀封蔡家樓堤考城芝麻莊堤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築陽武王家店月堤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於本

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花山壩口辛安黃山白山劉家莊董家莊

青羊木社等處當其下衝淹沒民田七百餘頃

睢寧縣志

是年六月河決入治田禾淹盡民多流徙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築蘭陽銅瓦廂月堤

河南通志

是年黃流倒灌洪澤湖高堰潰決三十四處黃淮合并東下淮揚大困

江南通志

桃源新莊決於十二年至是始堵塞蓋因十三年八月堵塞將完遇秋水漲甚復衝九十餘丈更將舊決口之底衝深以致禍延數載而河身之淤澱彌甚云是年河決宿遷之白洋河及于家岡二處又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安東之邢家口二鋪口山陽之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寶家口

淮安府志

是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浸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殆不能支隨亦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特遣大司空冀如錫少司農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春二月總河王光裕解任勘

問

命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 三月

行水金鑑卷四十七
勅諭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茲以總河關漕運大計特命爾總督河道提督軍務駐劄濟寧州凡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直隸大名天津江南淮揚徐潁各該地方俱照舊督理爾督率原設管河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守巡河道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往來經理遇有淺澀衝決堤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濬者皆先事預圖免致淤塞有礙運道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但係河道工程俱照近日新行事例通融計處支放務要規畫停當毋得糜費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

河務即據實舉薦有侵漁溺職怠玩悞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並違例盜取河防應拏問者徑行拏問應叅奏者指名叅奏其河道緊要機宜有干漕運督撫衙門會同計議施行若有重大事情奏請定奪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圖畫貼說奏繳或有土賊不時竊發慮河運爲梗爾當精選將領嚴覈兵馬勤加訓練申明紀律如遇賊寇窺竊即督發鎮將官兵勦滅勿使蔓延如有將領臨陣退縮殺良冒功及糧運稽遲失悞軍機者武官自四品以下文官自六品以下會同提督巡撫准以軍法從事鎮道等官飛章叅處務期消弭亂萌保安地方其山東河南各巡撫悉聽

爾節制河道軍務有開載未盡者許以便宜舉行不從中制爾以才望簡用須殫竭忠猷不避勞怨斯稱委任毋或因循怠忽及處置乖方有負委托爾其勗之特諭

六月大挑山清高寶等四州縣運河并清口爛泥

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靳文襄治河全書按公甫到

任即大挑運河及清口以下至海口河道乃不於堤築為事而能使水由地中行可謂得治水之要領矣

是年七月河決楊家莊二百餘丈時河流僅一線亦有水從旁洩而河之故道竟成平陸者總河靳公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先於宿桃清三邑內開引河以導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並開引河以導入海之勢

淮安府志

是年總河靳輔陳經理河工事宜八疏

上悉俞其請復大發帑金專任委成是年裁高郵分司南河工部于是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河始入海開清口兩傍引水河而淮水始出河又築河岸遙隄縷堤修高堰堵翟壩上流載導而揚境以內工亦同時並舉

揚州府志

總督河道靳輔題為河道敝壞已極等事疏略云備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

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
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
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
為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
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
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岐視也今若不察
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
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
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
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
流緩而沙隨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

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
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
而無滯也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
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
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
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涸邸家白鹿諸湖
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
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決之後睢湖
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
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
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

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

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決五十八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

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河底漸成平陸矣况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若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

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爲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爲主臣謹竭臣之愚備采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條列具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淹之田可耕見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賦可復其於 國計民瘼
誠均有攸賴矣

靳文襄公奏疏

卷第四十七

行水金鑑

河水

卷第四十八

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略云臣竊見今日
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
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清江浦
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
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
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
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
蓋築堤堵絕用水刷沙雖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
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

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已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今自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如臣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則臣一身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已費之錢糧將來之國賦民生之昏墊何哉况用水刷沙即曰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漕則又必須築隄既築堤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兩傍浚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傍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

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有之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即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工部尚書臣冀如錫等條奏

內開堤底以八丈爲度面以五丈爲準高以一丈五尺爲憑等語計每隄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誠爲防河至堅之策今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止科用土六十方者蓋以物力艱難姑暫從減省擬議俾其足以抵當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行量撥人夫協同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仍如部臣等條議丈尺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疏內開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止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務須一律修築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

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堤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土高三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堤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三
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筭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

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萬全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也惟是近海之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

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需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統於臣第六疏內設措錢糧以給之其需用人夫共計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人民尚須供臣後疏挑浚幫堤堵決等各工之用斷斷不能更有如許多夫前來應募臣查康熙九年前河臣羅多興修黃河各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淺等夫外曾經令山東江南鄰郡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之大數倍於前不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陽府屬募夫一萬五千名江寧府屬募夫一萬名蘇常二府屬各募夫

八千名鎮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名徐州并屬募夫五千名滁州和州并屬各募夫二千名山東兗州府屬募夫一萬四千名濟南府屬募夫九千名東昌青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封府屬募夫一萬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尚少夫一萬一千七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沐六州縣地方召募其募夫之法各該府州就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之夫赴工常川供役不許以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以致曠悞工程即於該府屬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

月之內募齊人夫各帶土車鍬担等器飛星押赴工
所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
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
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
五千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
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堤之土多寡不等
者并堤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之上仍立
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
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
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
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

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警策之凡各州縣協
募人夫有老弱病廢及奸滑逃逸一名至五名免議
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罰俸半年所委專管
官罰俸一年二十一名至五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
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
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
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革職其所築堤段如有
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窪有三四丈者將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三處
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窪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官革職如所募之

夫盡皆壯健并無一人逃逸所築之堤隨驗俱堅堤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官不論俸滿即陞
崑管官如係正途照依應陞之缺加二級即陞如非
正途俱准照正途注冊一體加二級即陞更請責成
道府州并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州所屬有一官議
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議處者將該道府
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一級調
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二級調用所
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堅固如式依期早早告竣者
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即陞其各監理官除募夫
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縣委官之內

有因夯杵不堅築隄不豐滿一員議處者將監理官
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四
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二級調用六員以上議處
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准與抵筭如
監理官揭叅者准免連坐若並無議處止有議敘者
將監理官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從優即陞如
此則各官俱知勉勵可無闕茸貽悞之虞矣伏候
睿裁 第二疏云竊照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
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
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行急
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七
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龔如錫等條議內開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

堅土而此乃三年之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土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繁若有一處慮不周到恐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悔是以不敢不畧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

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亦於臣第六疏內措設錢糧給用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闢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伏候

睿裁

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俱准運兩河事宜分見淮水運河水下第六疏設處錢糧一議淮揚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一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利淺之資一開廣武生納監之事例三款并令各直省州縣預徵錢糧十分之一第七疏裁併官員及議敘處分俱見後

第八疏畧云

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隄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

一一在備員闡茸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淹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溉之至於周橋翟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決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

餘一帶殘堤貼椿之土悉皆卸塌椿木無土擁護易於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淹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楸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爲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爲今旣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浚修葺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爲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

名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一墩令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第二箇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錨下鐵埽第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殆五丈之繫繩不能到底懸鐵埽第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崙令浚隄外至海口一帶之淤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

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

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兵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三丈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於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茭荷蒲葦菱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南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西堤令十兵

住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
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
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
兵而無容設馬內以一分爲百總管隊準支步戰兵
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如各弁兵所管地
方堤坡堅實日漸幫寬并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
茂外河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三丈不等
內河坦坡之外茭葦荷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
管守兵拔爲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
總拔爲守備有缺即題陞無缺即報部照依應陞之
缺遇缺即陞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破不堅或并不

幫寬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
河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湖茭
葦蒲荷廢弛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
示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遴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
級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鬪茸以致衝決隄
岸者官革職拏問兵從重處死至於一例河道而臣
議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旣通則上流可無
意外之滯是以外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
底之事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浚船
不能即疏則又當立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
汛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慮矣黃

河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
運河亦可無恙其翟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壩
一帶當淮河之衝爲上流最要之地也 八疏俱於
七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經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
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八月十三日工部
等衙門會議具題十六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
會同詳確議奏 二十六日 廷議酌量修築具題
二十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緩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

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總河靳輔覆題疏略云夫黃河發源崑崙其流最遠
自歷龍門合陝豫之水而益見奔騰又東至駱馬湖
口更加東省運河山泉諸流而勢愈難捍又東南至
於清口會合全淮而瀾灤滔天矣似此滔天瀾灤之
水非海無歸然自清口歷清江浦雲梯關以至海口
尚有三百三十里之遙其中非得寬深廣大之渠受
其來而聽其去安能使之暢流無阻也臣聞順治年
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丈至
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
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濫乃

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以即使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臣請將今昔寬深之數牽筭而合較之深二三丈至五六丈牽算計深四丈深二三尺至五六尺牽算計深四尺昔四丈而今四尺是前此河水之深十倍於今日也寬二百丈至六七百丈牽算計寬四百五十丈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牽算計寬十五丈昔四百五十丈而今止十五丈是前此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日也以上十倍與三十倍合筭之是今日受水之河身僅有前此三百分中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

秋之漲仍然也而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二百九十九僅存一線其何能容於以知各處之漫衝潰溢誠勢所必至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之後目擊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淺窄情形而清江浦以上深雖不過丈餘寬則尚有百餘丈及二三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楊家莊遙堤潰決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徧閱河中自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楊家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則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今則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淤之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土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今臣若
欲照 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酌量修築則必以急堵
楊家莊決口爲首務以其爲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
淺難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
經疏通即使楊家莊閉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
告潰况清江浦以上至楊家莊業已盡行淤淺如將
下流河身及早挑濬疏通然後竭力堵塞楊家莊決
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途一百七十里新
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可復漕運亦可無悞若不挑
浚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徒
勞民力此一百七十里新淤斷斷不能刷去必且更

於楊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
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頻告水災而
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無運道矣此臣之所以力請大
爲修治也况及早興修約費銀二百餘萬倘荷

皇上齊天之福數年之間或得告竣則田土盡出賦稅
可增民生可望其樂業安居糧運亦可使之遄行無
阻若不急爲大修則年年堵塞歲歲挑河恐數年之
費亦不下二百餘萬而河道愈壞漕運愈阻臣受溺
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民生 國計何哉此臣之所
以力請修治而斷斷不敢議緩也臣前題八疏原止
就原任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疏內所開工程定

議修築其臣疏較部臣等疏內增估者惟雲梯關外挑河築堤一工耳至於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縣以上則原未議及也今臣親加詳勘南岸遙堤自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堤內田地較之堤工俱低九尺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之堤工止低三四五六七尺不等甚有淤灘與堤頂相去僅尺許及竟與堤頂平者今歲伏秋水漲直至堤頂雖廳印河官竭力於堤頂之上督夫挑土暫爲搪護然不過加四五尺寬一二尺高之子堤一段萬不能恃以捍禦洪流又有堤外久停積水堪敵黃水黃水

不能浸入未經淤高之處則又一派汪洋清波千頃每遇大風鼓浪將舊堤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塌僅存數尺北岸遙堤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一百六十里係漕艘經行驛遞飛馳之地堤工尚寬及至駱馬湖而上除近山之處原未築堤外凡見在之堤悉皆殘缺不堪其中雖無堤頂與河灘相平之處然堤頂較之內地俱高八九尺一丈不等而較之外灘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且必有積水浸堤甚至兩面皆水日受汕擊之患者內如徐州之花山張家樓一帶原係岡阜之地近因河底墊高士民條議創築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堤工攔水乃工程未竣而洪流驟至業已衝成大缺其水從北東直注出駱馬湖之後將運河猫兒河一帶漸漸淤墊以上情形俱臣親身經歷竚立徘徊往來相視目擊危險之狀真不禁心膽皆悸是以不得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艘經行之地殊不知南岸一決其水必由邸家白鹿等湖漫過歸仁堤助洪澤湖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高良澗等一帶堤工各堤勢不能支必至決裂即或堤工堅固如鐵不即潰決亦必從頂漫過直衝運河之堤由清水潭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嗣此淮流仍舊旁洩仍不助黃刷沙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此駱馬湖以

上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其水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邵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積漸淤高嗣此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伏秋淤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之田畝必至淹沒運河堤工亦必至於潰衝此駱馬湖以上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至於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堤岸不築不用鐵掃帚等器設法加浚河身并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并

高家堰一帶之各岸堤處處皆可衝漫見在決口雖大費錢糧堵塞堅固而此塞彼衝終歸無益下流既挑浚疏通矣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淮流不暢湖水不能速下高堰一帶之堤岸尚屬堪虞爛泥淺一帶既挑引河矣而下自清口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以至周橋閘一帶殘缺之堤不行加幫高厚并不築翟家壩之堤堵塞大小三十四處決口及成河九道之處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水必仍內灌而兩河必仍淤墊是以今日治河之道疏下流幫堤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誠緩一不可者也至於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必須深挑以通重運此又

不待言者矣總之下流既疏殘堤既幫決口既堵則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併堵楊家莊決口急挽黃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行設兵看守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致於徒費錢糧徒勞民力也臣謹將各本內事宜逐一詳加確議分疏題覆

靳文襄公經
理八疏摘鈔

卷第四十九

河水

十二月十一日總河靳輔題覆第一疏略云募夫一節 廷議謂遠派各省恐不肖官役借端擾民請敕臣酌量設法就近募夫不致悞工等語臣思道遙工長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誠難保其必無然就近召募則斷不能取齊若倣照舊例多加工食以鼓舞招徠之則動須增費數十萬兩從何設處且即使加給工食而淮揚被水已久困苦災黎除死亡賣身之外其逃散四方者一時不能聚集應募者少必至悞工臣反覆籌酌更得驢駝代挑之法凡下鋤掘土并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一
夯杵成堤俱用人力其往來運土則以驢駝約可省夫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完工者改爲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者今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驢三萬餘頭足矣又其餘各工每日亦需夫七八萬其間但有可用驢駝以省人力之處容臣隨時斟酌而行則需夫不至太多可以仰遵 廷議就近設法召募濟工矣至所需驢頭查江南非出產之處但若議派東豫二省催募恐仍有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容臣竟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價買解淮濟用若夫兩岸遙堤臣原題面寬三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二尺每堤一丈用土六十方然臣又各處閱

歷細察情形遙堤固屬必需而縷堤尤不可少蓋黃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而河身窄則流急寬則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并加築格堤用防衝決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大水異漲即有漫衝至遙堤格堤而止自不至於奪河成缺該守堤人等隨即星將縷堤仍舊築起爲工亦易臣請將原估築遙堤之土六十方分築遙縷二堤并量增格堤其縷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每縷堤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二丈底亦寬六丈高八尺每遙堤一丈用土三十二方二共用土五十六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或隔五七里或隔

十餘里即以所餘之土再築格堤一道格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以上各堤均令守堤人等一併加意防護并將各堤逐年加幫務極高厚可也

靳文襄公奏疏

以下七疏俱與原題無甚異同故不錄

是年秋堤決大水

蕭縣志

是年七月河決宿遷孫家塘

清河縣志

是年築中牟小潭溪月堤蘭陽銅瓦廂月堤儀封堽陽集月堤商止楊家堂月堤虞城周家樓堤

河南通志

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東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

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靳文襄公治河書下同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奉

旨這河工各本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官會同詳確議奏

二月初七日和碩裕親王等會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等疏俱奉

旨依議第六疏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捐助事例候

旨行第八疏奉

旨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又強令地主作為幫丁是否相合著再確議具奏

後議覆不行

命更定河工處分例

命撤回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其河道工程委該地方

千九金鑑卷四十一
三
監司府佐貳管理

命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百六十名罷淮揚徐靈壁四府州縣堤淺等夫 三月

命豫省歲修工程責成河南撫臣

創建王家營張家莊減水壩二座

塞山清安三縣黃河兩岸張家莊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竇家口等處決口餘諸小口並塞之

十一月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部覆奉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建立減水壩挑濬引水河具題爾部不

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爲耽延殊屬不合著照該督所題行其撥動民夫之處著會同各該督撫定議具奏餘依議 又爲彙報黃河湖堰各決盡行閉合龍門等事奉

旨覽卿奏黃河湖堰大小決口數十餘處盡行堵塞完竣具見籌畫周詳實心任事有裨河工勤勞可嘉著議敘具奏該部知道

是年決口盡堵水勢消落隨召夫數萬一面壓埽一面築堤奈雲梯關數百里入海故道自堰堤潰決以來盡屬沙淤水難入海兼之草莽蓬蘆叢雜交錯又非人力可施故將翟壩至周橋二十五里湖陂從來

行水金鑑卷四十九
四
不曾築堤者速築大堤又將高家堰一帶長堤復行
加高幫寬蓄水以衝海口又相勢挑挖引河以導水
勢

上命部堂伊桑阿部司傳達查勘覆

命

江南通志

是年總河靳自龍王廟起至四鋪溝止接築四千九
百三十八丈計程二十七里半其縣前玉皇閣一帶
地勢當衝題定椿埽要工五百餘丈歲加修繕又自
桃源東界至石人溝止築縷堤一道長一千八百六
十三丈計程十里三分五厘派本邑民夫三百名修
防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二月淮徐災荒各處工程緊
急

允總河靳輔題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工 五月題為
遵例自陳事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河督殫心修浚有裨河工籌畫周
詳勞績茂著克副委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靳文襄

公治河書

是年創建宿遷縣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縣之古城
清河縣之王家營安東縣之茆良口減水壩共六座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築祥符白石壩堤中牟小潭

溪月堤及格堤商止徐家莊月堤又築虞城堤

河南通志

是年夏秋南北皆霪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衝嚙甚多工亦爲之阻然衝嚙之隄隨圯隨葺不致大患率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塞楊家莊決口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四月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刑部侍郎宋文運給事中王曰溫御史伊喇喀勘閱河工 候補布政司崔維雅條陳河道奉

旨著勘工大臣帶往工所會同總河確議 五月河決宿遷縣徐家灣塞之 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

九月尚書伊桑阿等同崔維雅勘工畢復

命王曰溫崔維雅啓奏河道若從靳輔修治必不能成功其所建各減水壩當盡行拆毀別圖良策大加挑築方可奏績 十月工部傳出

上諭著令靳輔急速至京 十一月初七日起

闕十三日

傳同九卿詹事科道進見

皇上問爾向來力任治河必可成功今楊家莊方塞而徐家灣已開徐家灣方堵而蕭家渡又決功如何得成輔奏云臣受事之初河道壞極彼時挑浚疏塞皆至緊至要之處蕭家渡原係歲久民工尚可支吾擬大

行水金鑑卷四十九
工畢後再行續估請修不意諸口全塞各處漫流盡歸正河其勢驟加猛急而河身尚未衝刷寬深以致漲決此皆臣智識卑短不能早見於事先之罪也
皇上云如今依爾度量此工究竟可以成功否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即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堤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通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工無不成之明驗也今蕭家渡之決總由人事耳臣蒙

皇上不加重譴召臣入京得面承

聖訓唯當竭盡人事明年春分節前務期竣工以仰副皇上宵旰之憂勤至南北兩岸未經估修舊堤及地勢卑窪之處俱應一律加修以爲善後綢繆之計仰賴皇上洪福自然成功也十五日部議蕭家渡處分擬將總河以下凡在河工諸臣皆褫職督工其不合式處責令賠修奉

旨免其賠修仍準動錢糧加修十九日辭

朝傳

上諭河道關係重大事本極難朕代爾擔憂爾反看得容易從今當小心謹慎凡源流緩急之間細心采訪時

時看作難治之事方可奏績戒之戒之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儀封堽陽集月堤考城王

家道壩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宿遷之徐家灣隨經堵塞復決宿遷之蕭家渡先是河流一線業經挑引河疏通然不勝其挑勢必用借水刷沙之法是以靳公輔盡堵楊家莊以壯其怒刷之力但引河淺窄至極雖有減水壩洩之而飽極漩搜勢如鼎沸遇徐灣之堤卑遂致漫決及徐灣堵後又加怒刷引河雖漸加寬深然方其既飽之際漩刷鼎沸則又如堵楊莊時故乘蕭渡之土鬆則又決蓋徐灣蕭渡原係遠年舊堤其曩時夯築之

堅否無由窮詰誌此一以見治河於極敝之後必當作盡堵怒刷之法方可漸通毋爲屢潰所懾致啓更張一以見治堤者務期夯砢堅固慎毋貪苟完於一時而貽將來之瑕隙也 是年大修兩河各堤工告竣奉

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堤悉爲加築完固前此經文案內之碭蕭豐徐邳靈睢宿桃清山安十二州縣黃河兩岸堤工并邳宿兩州縣北運河兩岸堤工清山寶高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堤工以及高家堰一帶濱湖堤工俱經築竣總河靳輔方疏請大臣閱驗及蕭家渡潰決後有候補藩司崔維雅

行水金鑑卷四十九
者著河防二書疏請盡變前法而更張之於是

上遣廷臣勘驗復

召輔星馳

陛見諮詢治河情形至則備悉條奏辨論維雅剿襲之
謬於

上前雅無以對

上臆輔議令之卒功復

俞善後之請發帑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以防漲漫更
將遠年舊堤盡為加築更挑積淤數千丈增建貓兒
窩攔馬河唐梗邵伯南減水壩以為萬全之計云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總河靳輔題為謹請
加修善後工程等事一疏部覆奉

旨靳輔仍著革職帶罪并經管修築各官俱著革職帶
罪勒令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俟工完之後黃河果否盡
歸故道不致再決具題再議具奏河工關係重大所需
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悞仍準動用錢糧勿得
借端科派擾累民間 三月塞蕭家渡口兩河會歸故
道 是月靳輔題為全河歸故之後險汛日漸加增
等事奉

旨據奏蕭家渡決口堵塞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
逐漸坍塌險工甚多關係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堤岸

堅固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該督將就近見在錢糧先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其五省蠲荒缺額銀兩作何撥補著速議具奏 六月靳輔題為請修上流堤岸等事部覆奉

旨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最為緊要下流既已築塞上流堤岸自應堅固修築嚴加防護以免潰決這本內事情該部速行確議具奏再覆題奉

旨河工關係緊要蕭家渡決口築塞方完河南堤岸工程專令河南巡撫暫行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移文商確勿致貽悞 十月請增江南營河兵六百名又請添設河員俱報可 十二月

特命復總河原職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堤陳留楊家寨堤中牟堤原武馬家渡月堤張家水口堤陽武脾沙岡隄又南岸堤蘭陽孫家莊月堤又北岸堤儀封修陸家口堤又北岸堤築鄭州堤又與滎澤會築沈家莊月堤商止築傅家莊月堤考城築小閭家集堤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今歲黃漲數倍去年徐州迤上自七月二十二日即與去年大漲水跡相平臣以為不日消落乃又疊長無消隨放減水石壩暫為分疏而南岸十八里屯北岸李道華樓高地無堤之處亦復漫灘過水又將

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約略上流洩去之水不下十分之二而徐城水勢不減仍復增長不止高於去年二尺五寸直至九月初六日方始消落城社幸免潰衝至徐州以下三山頭房村并靈璧縣張寒來等各堡原屬窪區水漫隄根八九尺丈餘不等各官冒雨衝風百計防護至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將來字堡漫缺堤工四十餘丈而徐州北岸長樊大堤歲修險工又因水溜至急衝去埽工兩段幸有月堤未斷獲免套河阻運至宿桃山清安五縣黃河賴攔馬河減水壩分洩兩岸堤工俱無漫缺唯安東北岸二鋪原非修防之處塌卸堤工六十餘丈

幸有月堤不至爲患若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堤官路河岔開放水歸湖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月方長今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漫堤除漫缺二處臣見在嚴行飭催勒限十月內修完俟其果修築完竣臣照例開列職名具題外謹將本年水勢情形特疏題報奉

旨工部知道部議覆題奉

旨徐州長樊大壩等處雖經衝決河流未徙該管各官革職賠修俱著寬免嗣後堤岸衝決若河流遷徙應照定例處分倘係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應否免其革職

行水金鑑卷之四
止令賠修著確議定例具奏 部議查堤岸衝決河流
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若不
責令賠修恐經修官員不行堅固修理防守官員怠
玩亦未可定嗣後限年之內堤岸漫決河流不移者
令經修之官賠修如過年限漫決不移者令防守之
官賠修俟

命下之日永爲定例可也奉

旨依議

是年十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工總河靳輔迎
駕於紅花埠

上問今年河道如何比前深通否長樊大壩却如何了
回奏河道比前更深通但今年水大異常將長樊大
壩衝去幾埽幸內有月堤今已下埽保護住矣
上問河道既已深通果然可以保得無虞否回奏如今
全在多備料物修防險工爲主險工無失即可永遠
無虞

又問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幾時潰決衝斷
運河回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
入海至宋仁宗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
明末流寇掘堤以灌開封河底墊高至順治初河決
河南荊隆口黃河由張秋南北運河兩分并由山東

鹽河入海

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是晚

上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

旨云朕爲河道憂心異常有許多言要問爾爾同衆官行過禮在此伺候少頃奉

諭傳進

初問高寶興奏下河積水語在運河

上問前崔維雅奏各減水壩不當建依爾見識還是當建不當建回奏這減水壩是必要的若無此各壩河道斷難成功

又問爾有什麼博古通今的人否回奏學問臣也看不出通曉政事有一人

又問是何姓名回奏姓陳名漢

問是何處人回奏浙江杭州人

又問爾衙門在何處回奏在濟寧

又問因何不在宿遷回奏濟寧衙門是向來所設因河道北至天津南至杭州西至開封濟寧是適中之地所以設立標兵又俱濟寧分汛漕在江南是總漕專催山東是臣專催 十八日

皇上御製祭河文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駕臨攔馬河

上問靳輔這攔馬河減壩的水減往何處去回奏這水從縣東湖由沐陽海州一帶入海

又問此處離北運口多少路回奏十五里是晚

駐蹕宿遷

賜靳輔餅二盤兔五隻 十九日

聖駕自宿遷起行一路見栽柳繁茂云這柳栽得甚好將來不愁缺柳矣隨

問云水面比堤裏平地是那邊高俟水涸可打量明白再行具題回奏云必須俟冬底水涸時從徐州一路逐處打量方得盡行明白

上云更好至蕭家渡見上年所走之埽

問這埽怎麼淌去了回奏將合龍門之時水湧溜急衝去幾箇

又問值多少銀子回奏大埽值千數銀子中埽七八百

兩不等還淹死一箇好埽總

皇上云好利害隨問吏部尚書伊桑阿云目今河道比爾當初來看時如何回奏比先漸漸治成矣

皇上又問云你在先爲何不保奏回奏河工關係重大臣不敢保本日

駕至桃源

駐蹕二十日

駕自桃源起行將至清河縣

望見清口

問云此是清口否回奏是

上又云我爲河道關係國計民生刻刻在念將爾進的河圖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今日河道已成是爾的運氣回奏是

皇上洪福本日至淮安南幸 十一月初九日

上回鑾至淮安

初問下河事語在運河

至王公堤老壩口

上云此處也算得險工又令侍衛二哥往前再看有無

險工二哥回奏是大險工至天妃閘

諭添建閘座語在運河

上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必須酌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別無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淮弱所致臣欲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幾座

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啓黃河北岸減壩開洩若黃強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啓以北壩洩黃以南壩引黃助淮敵黃如此防法可無倒灌之患

上連聲稱好云此法甚妙爾再細斟酌作速具題 初

十日

駕臨視武墩

上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他們知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是晚

上駐蹕桃源縣十一日自桃源起行

上諭云如今河道成了你該著一部治河的書回奏臣亦有此志因無暇時所以未著

上又云你如今作速著起來再俟二三年河道無恙即
便進呈以垂永久

又問錢糧節省了多少回奏節省了八十萬都在添做
工程上用去是晚

駕至宿遷侍衛納爾泰詹岳等傳

旨江寧杭州二滿洲將軍副都統石文炳京口協領董
元卿今地方無事你們四人送

駕至京其餘各督撫將軍副都統俱回本任不必遠送
靳輔啓奏臣衙門駐劄山東以地方論應過德州傳
旨云送朕事小料理河工要緊你不必遠送爾隨我行
走多日朕的心事爾也知道了爾的心事朕也知道了

諸凡事務俱說完了爾治河好我甚喜悅還有獎爾的
詩待我今晚寫出明日賜爾次早侍衛納爾泰齎出賜
輔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云防河紆旰食六御出深宮緩轡
求民隱臨流歎俗窮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已著勤
勞意安瀾蚤奏功輔叩頭謝

恩少頃侍衛出云

皇上著你自己進去謝

恩遂詣

上前叩謝

上云如今河道已成爾治河已勞苦了但善後事宜著

實用心斟酌必期永保無虞操守以清廉為主回奏云
臣謹遵

聖訓力圖善後事宜唯當捐糜頂踵仰報

皇恩至於清廉之諭臣雖幼年失學然亦麤解文義頗
知忠孝廉恥之道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臣亦不能
如軍興之際差遣標兵剿殺賊寇必須犒賞獎勵大
兵過往必須幫助馬匹軍器多屬公務此等去處必
須費用總之交以道接以禮以及衣食在所不免若
欲圖富厚顛倒是非以直爲曲孜孜爲利此盜跖之
徒罪不勝誅臣斷不爲也

上笑語左右云他說的是實話輔叩頭出次日侍衛納

爾泰傳出本月十二日

朕自通州帶來佳哈船於大江黃河並不耽遲甚好著
將一隻賞給總河以便緊急行走如若有益著聽靳輔
酌造應用輔叩頭謝

恩恭領到佳哈船一隻并旗纛幃幔鋪氈等項俱全

靳文

袁公治河書

卷第四十九

爾泰齡出本月十二日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

河水

十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檢討張鴻烈題爲

聖心愛民已極等事竊念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沐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我

皇上準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

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後復經會議遂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

帝德如天好生七邑災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兩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查黃河兩岸明臣潘季馴設有季泰徐昇等四壩今則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策誠善矣但黃水冬涸時民田似屬無恙即如本年十月間

乘輿由宿遷縣至清河縣四顧平沙若無水患及至夏秋之間黃水盛漲倘水從壩上滾入則勢如建瓴禾

苗在地必盡付之汪洋若非挑浚支河使之有所容納有所宣洩則糧田被溺正賦安供當河工未成之日自無暇及此即已成之後費過金錢不下數百萬國計至重孰敢遽以此爲請也今幸值我

皇上發帑救民另行遣官督理是以懇求

聖慈同仁一視先及淮南次及淮北查桃源縣一帶舊有祠堂湖邸家湖等處可以瀦水又有小河可以洩水自宿遷縣以下至清河縣以上亦舊有衝開河形兩岸隱隱尚在而東可達沐陽縣之沐河安東縣之潮河以入於海年來處處淤塞以致水無可洩合無請

行水金鑑卷五十一
勅新遣大臣會同地方官詳細踏勘相其高下度其遠近將十三座壩內隨形量勢或分或合各挑浚洩水河一道以待壩上所滾之水俾水來則歸支河不致瀰漫平地田既不淹糧自可辦有補 國賦何減山鹽高寶等之七邑哉又按挑浚支河與堵塞決口加築堤岸不同夫堵塞決口則有椿木柳枝蘆葦稻草蒜麻等費加築堤岸則有採石辦灰燒磚運土夯礮幫修等費故河工錢糧至爲浩繁若挑浚支河不過挖土而已絕無此等繁費其便一也河工所用之夫遠或數百里百餘里近或數十里最爲勞苦若挑浚支河則隨處莊農皆可應募各挑自己田頭之河非

同河夫遠累其便二也山鹽高寶等七邑溝洫原多海口遙遠而串場河又爲保護鹽場故環遶迂迴今黃河兩岸皆一望平衍地廣田荒挖河原不足惜較之七邑爲易其便三也河夫做工一日例給銀四分以其離家遠近不等今挑浚支河只須募田頭之夫每夫做工一日給銀三分小民未嘗不樂於趨命其便四也更請特

敕踏勘諸臣共計十三處支河通達某處其遠幾何挑寬幾何挑深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筭之酌量每夫一名做工一日約挑幾尺幾丈共該夫幾何共該工銀幾何徹底清筭則一見了然矣但河工耗費已

多而挑浚七邑之下河費又浩繁今若挑浚十三壩之支河所費又不知多少雖我

皇上拯救民命不吝金錢然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何敢不爲國家愛惜物力而代黃河兩岸之民作馮婦之請乎臣有愚策本諸歷代國史若能倣其大槩而行之上可裕國下可救民於以濟挑河之用綽有餘矣臣本支臣無言事之責但以災民困苦已極即使臣如班馬而於聖心仁政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亦何用乎是以不避罪戾冒昧獻議如果芻蕘可采伏乞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應行令總河確勘查明具題到日

再議奉

旨依議

十二月十九日總河靳輔題奏徐州以上直至河南滎澤縣之西河道雖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而上直抵兩岸堤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北岸係山南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千支萬派浩浩無涯之水緊緊束住不能暢流既艱於下達則自難免上壅是以明朝二百餘年間徐城屢屢潰衝而徐州迤上南岸之漫溢迄今歲歲見告也臣先於大修案內將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鋪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黃河北岸徐州大谷山

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已賴兩壩宣洩得以無患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洩又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堤之處漫灘而行且將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此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黃河南岸必須於碭山縣毛城鋪地方減水壩之上再添建減水深底石閘一座不獨分洩異漲而石閘之水先至壩後可免建瓴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閘三座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閘二座

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水則閉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啓閘分洩每閘一座約可洩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統計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則徐城自免潰衝而徐城以上各堤俱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行一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南岸一帶爲峰山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面僅寬百丈而河底乃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又爲一束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臣擬於南岸峰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閘四座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水之下必由

歸仁堤經過目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民閘一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閘一座減水大石閘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深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既建之後不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藉以分引黃河之水由歸仁堤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然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時不能灌滿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引

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啓此閘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裨運道最爲喫緊至於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閘之上乘時速建者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張文端治河書

是年築原武封丘蘭陽儀封滎澤商丘虞城考城隄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題覆奉

旨這建造減水閘壩若俟該督撫等會議具題必致遲

誤靳輔前曾奏稱建造此等閘壩將無用滾水壩舊石可用等語這事情著差前經看閱河道諳練河工司官一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即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歸路多致淹沒著會同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 九卿詹事科道復會議查得郎中党愛與該督撫等會議疏稱建造各閘壩以洩黃流洶湧之勢由漸而入於河湖則有裨黃河堤岸運道若不行建造閘壩黃河堤岸潰決泛溢則有害運道民生復行糜費錢糧等語應照郎中党愛等所題速行成造其餘俱照工部前議可也奉

旨依議

靳文襄公疏略

九月初二日總河靳輔題為欽奉

上諭事案照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

聖駕閱視河工蒙

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麼臣面奏云河南商止縣以上堤工臣俱未見隨蒙

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臣隨於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內前赴河南看得自河道敝壞之後蒙

皇上不惜帑金命臣等大加修治近年以來河歸故道堤漸可觀此非我

皇上睿鑒之明乾斷之確不能若此也但江南居河南之下必河南永保安瀾斯江南亦可無患若河南上

游有失則江南河道不旋踵而淤澱矣臣是以於請
加上流堤岸疏內請

敕豫撫將河南工程確勘加修蒙

皇上洞悉原委立賜

俞允也今臣凜遵

上諭勘閱河南兩岸工程凡經豫撫就近加修者俱皆
寬厚可保無虞唯有在先年視之尚屬可緩而據目
前形勢確應早爲未雨之謀者則有考城儀封陽武
三縣創築加幫隄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
止縣荆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又滎澤縣應
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統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二萬

七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然此工旣竣之後不特河南
足保無虞而實可爲江南保障者也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部臣將此五縣堤壩工程照例準動裁
剩裁扣銀兩即行興築必於康熙二十五年桃汛之
前一律告竣以防上流異漲有裨河防良非淺鮮矣
部議題覆奉

旨依議

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覆

聖心愛民已極一疏云竊照康熙二十三年冬恭逢

皇上閱視河工

睿鑒照臨之下無不洞悉幾微及

聖駕巡歷黃河一帶堤岸之日諄諄以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爲

諭是黃河一帶之災黎已久厘

皇仁拯救之至意矣今又蒙

皇上俯俞部議將原任詞臣張鴻烈條奏一疏行臣確勘題覆查鴻烈疏稱邳宿桃清山安沐海八州縣並受水患請挑支河宣洩等語是矣但沿河州縣之並受水患者實不止此八州縣也臣逐一查勘除上流地亢原無積水之處不議外在黃河南岸則有碭山蕭縣徐州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清河等十一州縣黃河北岸則有碭山豐縣沛縣徐州

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贛榆等十三州縣合而計之凡受行潦積水與減洩河水之漫淹難涸困民生而逋國賦者實關徐州鳳陽淮安等三府州屬之十九州縣地方而不止於邳宿等八州縣也至於治之之法不在挑河而在築隄若止議挑而不高築堅堤則水至無束散漫田間不特仍前淹地而所挑之河不久淤成平地是徒勞民傷財而無濟於民生國計也惟竟以築隄爲主量築堤需土之多寡以定挑河挖土之寬深俾隄成而河亦成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由湖歸河由河入海庶爲永遠利民之舉今臣約略估勘欲永治

此十九州縣積水漫淹之患必須共築束水堤約長三十萬丈隨地高低牽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每丈需土三十二方查黃河兩岸土性稍鬆連挑帶築并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擬給銀一錢六分五厘通共需銀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此項銀兩臣斷不敢孟浪費帑查此各州縣被積水沉廢之無糧湖灘一經築隄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屯墾種凡全書所載額田盡聽民間自種外其額餘官田請照臣另疏欽奉

上諭事案內議墾高寶等處下河額餘官田事宜一律而行惟下河額餘官田每畝擬令佃戶納佃價銀九

錢者黃河兩岸額餘官田每畝止令佃戶納佃價銀四錢蓋黃河兩岸之地土鬆而瘠不比下河地土之膠而肥也至此項額餘官田止作有四萬頃科筭而挑河築堤之經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便可全得臣請

皇上勅部準借撥銀五十萬兩先爲興工餘俟陸續分收籽粒并取佃價銀兩逐漸接濟若此工限期必得六年方可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之額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增加新賦十餘萬兩且河工可以永固民生可以永遠一舉而數善備焉真國家萬世之利也疏上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議覆具題奉

旨這黃河工程應否即行修築著河道總督靳輔再行
確議具奏

張文端治河書

九月□□日

上傳吏部員外靳治豫至乾清宮 御榻前

問河道近日水漲異常汝父家信內有無工程情形治
豫回奏畢

皇上又諭云朕去年閱工親看黃河兩岸堤工在爾父
人力已盡無可再加倘或更有疎虞亦是異常之天災
矣

又諭今年如此大水若保得無事黃河必能加刷寬深

將來就可恃矣

十月題請豁免河南堡夫課程柳料

允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

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

徐乾學韓菼傳

上諭高家堰下河黃河兩岸堤工事情關係甚要應令

總河靳輔進京面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著靳輔

于成龍馳驛作速進京河務交與該管官員謹慎看守

交與該部 十一月赴

闕會同九卿科道公議十二月初四日辭出都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部覆總河靳輔疏稱山東單縣南岸堤工錯雜
河南虞城縣境內應改歸虞城縣就近修防又河南
考城縣北岸堤工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換歸曹縣
就近修防奉

旨依議

山東兗寧道冊

是年築陽武封止儀封虞城考城隄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內題恭報兩河水勢
情形并進河圖奉

旨將此疏圖同本送京城內院番清畢即交與九卿議
此議之時將圖問靳治豫
是年總河靳輔罷任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南巡閱河渡浙江至會稽瞻禹陵二月日

駕至宿遷召見原任總河靳輔詢問河工善後事宜
賜酪酥糕一盆蘋果一盆

三月二十一日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凱
音布拜禮邁圖索諾和西安郭世隆彭孫適李振裕
郭琇奉

旨朕南巡閱河聞江淮等處衆民及行船夫役俱稱頌
原任總河靳輔感念不忘且見靳輔疏理河道及修築
上河一帶堤岸於河工似有成效實心任事克著勤勞
前革職屬過著照原品致仕官例復其原有銜級

靳文襄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奉

上諭河道關係甚屬緊要今河道情形如何修理如何之處須差大臣前往勘閱應差大臣著列名具奏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看閱河道著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去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上毛城鋪起至海口止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雲梯關六套止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刷深寬數

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其黃河南岸楊橫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月堤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卑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堤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為修防 本月十一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北兩岸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刷深寬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

後有運河事宜

俱無庸

議其黃河南岸楊家橫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月堤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單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堤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為修防

中多淮運兩河事宜俱入淮運

河工關係重要今靳輔既任總河俱應交與靳輔照侍郎博濟等所議作速修築堅固如內有照原議難行應急應緩修造之處亦令總河酌量緩急修造可也 十八日奉

旨依議

十月二十五日總河靳輔題為 請豁開河築堤廢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以期上不虧國下不累民公私兩便仰祈

睿鑒事竊臣輔於康熙十六年奉

命治河興舉大工十有餘載上下於淮揚鳳徐四府州之間各有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等項之處俱係民間納糧田地地理應豁免錢糧但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之豐縣等五州縣工程無多廢地尚少而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屬之徐州蕭縣碭山等十州縣工程甚多

行水金鑑卷五十一
廢地亦廣臣輔前此正欲確查旋以去任未經題
請小民至今不無包賠之累每每環呼臣輔訴求
上聞臣等伏覩我

皇上愛民之心仁民之政遠邁唐虞而且

賜賑

賜蠲

天恩無歲不下似此開河築堤之廢糧敢不亟請

恩綸以除民累耶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之後涸出向
年黃水將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淤成膏腴熟地
者亦復不少保無豪強占種而不納糧夫隱糧律自
有明條前項廢地既請豁免則此項白占亦應陞科

但此陞科豁免二者俱係督撫之事以督撫爲之呼
應更靈所當仰請

皇上特沛綸音勅下江南督撫遴委賢能道府就近親
查則陞者陞而豁者豁庶豪強不得再占無糧之田
而貧民獲免無田之糧在國賦無虧窮簷幸甚誠
公私兩便之道也伏乞

睿鑒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議覆題奉

旨這事情著遣部院堂上官一員前往會同該督撫將
應豁免應陞科錢糧確察定議具奏應遣官員開列具
奏又奉

旨著熊賜履去 覆題奉

旨依議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總河靳輔卒

輔字紫垣遼陽人由翰林院編修巡撫安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以原官總督河道
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
與羣議異言者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

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西
鳳災有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汴河而上備貯以賑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力疾就道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滎澤以
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

聞

特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

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隄廢田之糧并請清淤出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公納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再疏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

聞

上臨軒歎息靈輜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

命禮部議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

王貽上

撰斯文襄公墓誌銘節略

命內閣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視高堰堤工吏部尚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清查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田畝盡豁錢糧并兩河歸故中河告成後淤成熟地應陞科田糧允總河尚書靳輔請也 內閣傳

旨問九卿詹事科道等故總河尚書靳輔居官如何對任事年久諳練河務

賜諡文襄

王貽上居易錄 聞之公於二十一年間與總漕帥相訐告謫公為安東長樂司巡檢到任一月復任總河又二十六年與于成龍不

合効公破冒錢糧成龍被逮公亦赴京面質隨又復任後又為開屯事被總漕
慕天顏所劾天顏罷官而公又復任俱不能得其詳三十年間事即至放軼如
此姑識之以見公之於仕途雖屢遇坎軻而天
卒全之何者其自反而縮也公真不可及哉

卷第五十

